

山西文史资料 4/97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山西文史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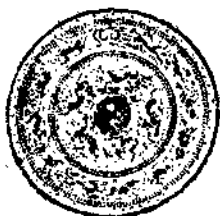
1997 年第 4 期

(总第 112 期)

政协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丁天顺

责任编辑:周志清



ISSN 1004-5910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12 辑

1997 年 7 月出版

出版: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开本:850 × 1168 毫米 1/32

编辑:《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印刷:山西省林业厅印刷厂

地址:太原市东缉虎营 35 号 发行:《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

电话:3045471 — 3115-3118 刊号:ISSN1004 — 5910

邮编:030074 CN14 — 1023/K 定价:6.00 元

2A56/05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顾问	姚奠中			
主任	李裕民			
副主任	乔志强	贾鸿鸣	郭全盛	聂嘉恩
	赵政民	李 泰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天顺	王艾权	尹世明	兰安乐
	刘存善	刘 琦	刘纬毅	孙凤翔
	华而实	戎晓峰	宋富盛	杨小池
	杨玉印	吴体刚	罗继长	张国祥
	范仁贵	贺德宏	赵岩平	高恩广
	陶正刚	常士晔	谢洪涛	谢克昌
	董维民	霍 军		

主 编	赵政民	
副主编	武胜利	王书福
编 委	周志清	

目 录

峥 嵘 岁 月

- 我们是兵工——对山西新军工卫旅修械所的回忆…… 李润仁等(1)
一次难忘的地雷伏击战 …………… 原德树(20)
在老区抗战教学中成长 …………… 程步鳌(23)
决死队俘获的第一个日本兵 …………… 袁映汉(32)
回忆山西政治保卫队在临汾 …………… 戈 力(34)

军 事 笔 记

- 促使我参加革命的摇篮——大同和晋西北 …………… 李 光(13)
战斗在太行山上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 …………… (日)前田光繁(57)

大 事 述 略

- 亲切的关怀 巨大的鼓舞——中央人民政府北方老根
据地访问团访问左权纪实 …………… 程文华(69)

人 物 述 林

- 山西的几个章门弟子 …………… 姚真中(71)
-

海 峡 两 岸

- 忆爱国爱乡的赵正楷先生 徐士瑚(84)
旅居台湾的甲骨文专家白玉崢 韩者印(94)
-

人 物 传 记

- 程震山自述 程震山(96)
-

晋 商 觅 踪

- 1912年以后北京的山西银钱业 大川辑(117)
-

在 市 县 刊 物 上

- 严惩罪犯——忆临汾解放初期的一次判决大会..... 张敬斋(123)
-

抗 美 援 朝

- 山西志愿军师以上干部简介(续)..... 盛星辉(126)
-

文 史 论 坛

- 冯玉祥“隐居”峪道河..... 梁星亮(129)
-

村 志 特 刊

- 《民国山西乡村志五种》前言..... 李裕民(140)
虞乡县第三区黄旗营治村志..... 苏俊杰等(143)
洪洞县蜀村志..... 杨恩波(162)
-

我们是兵工

——对山西新军军工卫旅修械所的回忆

刘银河 李德纯 李林春 李润仁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了争取和推动阎锡山抗战，由我党发动、组织的一支工人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总队，于1937年9月24日在太原宣告组成。它是在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下，结合山西的实际情况，大力开展工人运动的丰硕成果。这支工人武装，在太原沦陷前转移到中阳县，1938年2月，挺进敌后到文水县、交城县一带，并很快发展为一个旅。为适应战争的需要，同年4月，在静乐县米峪镇创建了旅修械所。因战局的影响，所址几经搬迁，从米峪镇到交城县吴家沟，又从吴家沟回到距米峪镇5华里的圪徐沟，又从圪徐沟到保德县的扒楼沟，“十二月事变”后，又从扒楼沟到陕西佳县牯牛沟，1940年3月，和一二〇师修械所合编为一二〇师后勤部修械厂。

建所两年，从开始的4个人发展到270余人，成为我军军工战线上早期的主要力量之一；设备从一部五尺五皮带车床和一部大立铣发展到车、铣、刨、钻及专用设备大小几十部（台），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修械所的机器、设备和工人，成为新组建的一二〇师修械厂的重要组成部分。产品从开始生产大刀、长矛到能修械、制造步枪、机枪和手榴弹、炮弹、掷弹筒等，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贡献。

在我军军事工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这也是发挥工人武装有技术，又最能吸引工人群众优势的结果。

这个修械所，在紧张的生产期间，还进行了4次大搬家，辗转在山西、陕西4个县的4个山沟5个村子（有4个村子都叫沟里）。现按转移驻过的5个地方，分阶段叙述如下：

一、静乐县米峪镇时期（1938年4月至9月）

1938年4月间，我前方部队在交城县、文水县一带，旅直属后方办事处在静乐县米峪镇。由于前方战士和日军频繁交战，枪支需要修理，军械处处长宋象山（定襄县人，在太原时，任工人委员会成员，“十二月事变”前回家）受命组建修械所，并委托办事处（主任徐作新，代县人）直接领导和管理。开始，修械所只有从太原沦陷后原阎锡山兵工厂里参加部队的4位老工人，他们是郭耀卿（汾阳县人）、王子华（建国后曾任陕西虢镇七九二厂副厂长，已故）、郑登云（离休前任陕西蔡家坡七〇二厂党支部书记）、孙宝年（定襄县人）。郭耀卿任所长。不久，由各方面来了工人出身的皇甫金贵（定襄县人）、刘银河（离休前任陕西蔡家坡七〇九厂党委书记）、席振繁（解放后曾任陕西虢镇七九二厂机动科长，已故）、薛安喜（离休前任西安一一三厂总工长）、王子江、史年根等人。修械所就是靠这十来个人，一边用简单工具修理前方送来的坏枪，一边筹建。筹建中当务之急是搞机器。当时，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到西安购买，但在军情异常困难的非常时期，款项无着落。旅部经过多方筹措，才凑够买两部机器的钱，决定派郭耀卿去西安。正当此时，由于前方地方武装工作开展很快，同时，部队也发展了，而用以装备的枪支，多是由群众收缴下阎锡山溃军的，大量缺少刺刀。于是，旅部下达了紧急任务，要赶制大批刺刀、大刀（又名鬼头刀）和红缨枪矛子。原料从哪里来？由部队负责爆破同蒲路的钢轨，运到修械所；人力不够怎么办？经徐作新、代理所长王子华和米峪镇编村村长李润泽决定，就近动员米峪镇、娄烦镇和交城县盆口镇一带农村的土铁匠来支援。此项工作交由孙宝年、皇甫金贵和刘银河负

责。他们三人一到上述村镇,就在地方政府派人的配合下,一同找打铁工人,因为都是工人,特别亲切,说明来意后,大家支援抗日的情绪更为积极,不仅愿出人力,连自己的洪炉也愿意带上。于是,张家庄郝有富们有五六盘洪炉先来到米峪镇上开工,很快,就动员来了十几盘,最多时,达30多盘。这里,应该提到的是李润泽,虽然他当时是旧政权的村长,又是地主家庭出身,但很进步,有积极的抗日热情,又对新军和旧军的好坏有亲身感受,因此,对我办事处的工作很支持,他不仅在这次打大刀工作的各方面对我们帮助很大,而且在帮助办事处开展娄烦办事处(属旅办事处派出机构,主任李润宇,离休前任静乐县文教局视导室主任)的工作以及其它方面的工作中,调动编村管辖范围内仅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既要支援新军,还得应付顽固旧军,凡是办事处、镇上驻军以及修械所需请地方帮助的事,他都真心实意地去办。此外,经他一人,在米峪镇、娄烦镇一带,就为部队动员了50多人参军。我们目睹那时办事处、镇上驻军和村公所的关系,真是亲如一家,备受军民称赞。回忆那段的工作,至今难忘。后来,为表彰其对抗日斗争的贡献,旅部委派他兼任我办事处副主任(以后他又升任为娄烦镇二区区长,1949年随军解放大西南,曾任四川省新津县财政科长,已故)。凡在米峪镇驻过的我指战员,提起那位李村长,无不称赞。

米峪镇地处静乐县西南角,与交城县接壤,镇上有200来户人家,除农户外,有永恒久、大德永好几家店铺字号,还有酒坊、醋坊、油坊和做小生意的。平时,办事处驻军有300来人,这一下,又增加铁匠工人100多人,吃、住虽然有些紧张,但镇上更加热闹了。

这些农村匠人,为了支援前方部队杀敌,在打一把大刀只付工资6角钱、一个矛子3角钱、一把刺刀4角钱的低微报酬下,不顾七八月的炎热天气,夜以继日在高温条件下劳动,烟熏火烤,汗流浹背,尤其是每当晚上,更加热闹,到处是风匣的呼呼声、铁锤的叮当声,军民们围在炉旁谈国事拉家常,小伙子们还不时替师傅们轮一会大锤。从川道左近村庄远望去,地面闪闪发光的炉火,烟雾缭绕的上空,好象

和天空的星月连在一起，煞有一幅难以描绘的夜景，好一派军民热火朝天忙支前的动人景象！

经过日夜赶制，在两个多月的时间中，共完成大刀 3000 多把，红缨枪矛子 1600 多个，刺刀 1000 多把。群众陆续将其运往前方，装备了战士和民兵。为此，旅部表扬了办事处、修械所和村公所，办事处还奖励给孙宝年、皇甫金贵和刘银河每人 50 元阎锡山的老头票。

修械所成立后的第一炮打响了，只有十来个人的战斗小集体受到很大鼓励。后来，他们每逢回忆起这段历史，便风趣地说：“咱修械所是从打大刀、长矛起家的，可不能忘了那 100 多位铁匠师傅，真正的大功应该是他们的。”

提到大刀，还有一段值得回味的往事。当时，米峪镇驻有办事处、缝纫队、妇女队、修械所、特务连和儿童团等单位，均属办事处领导。这里，我们想说说儿童团。儿童团的队员，不少是从太原转移时跟随他们的工人爷爷、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伯伯、叔叔们到部队来的，部队进至文水、交城后，又有晋中平川的一些小孩跑到部队要参军，有的是父母送来的，还有的是用一封“鸡毛信”沿途转送来的，一拆信，是几个孩子要参军，部队不得不接收，但他们年龄小，还不能打仗，就把他们暂时送往后方米峪镇，到儿童团培养教育。团长是高青萍（女，洪洞县人），排长中有一个是从静乐县游击支队（属三五八旅）来的党员叫李润邦（现名李岗，离休前任内蒙古自治区工商联主任）。儿童团在军事训练方面，除队列训练、打拳和几支破旧的“老毛瑟”外，没有什么适合儿童的武器，自从修械所打下大刀，他们“近水楼台先得月”，100 来人每人一把。这些活泼天真的“小鬼”们身着缝纫队（队长梁瑜，离休前任解放军八〇三仓库主任）给他们特制的小号灰军装，鞋子是群众给做的颜色不一、样式不一、不太合脚的“抗战鞋”，虽和可身的军装不协调，倒也挺有意思。他们背上修械所专为儿童打的大刀，每天整队走过街头，口中不断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的大刀进行曲，挥舞着缠有红缨穗子的大刀，在河滩边的操场上劈刀。那整齐的步伐，响亮的歌声，英挺的舞姿，闪光的刀影，即

使在 50 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好象还在眼前,令人不禁神往。儿童团的出现,象征着全民抗战的决心,民族的希望,革命事业后继有人。有不少儿童团员成长为革命领导干部,如王奚真、李林春、王声等。这在当时,对提高驻地军民的抗战信心,鼓舞杀敌斗志,扩大新军的影响,动员群众参军,都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二、交城县吴家沟时期(1938 年 10 月至 11 月)

金秋时节,老乡们忙于收打庄稼,上级决定修械所转移。我们告别了镇上的众乡亲,来到了交城县的吴家沟。这时,又从部队和敌占区来了智明远(离休前任陕西蔡家坡七〇二厂厂长)、张通(从太原国民师范参加部队,1937 年 12 月入党,解放后,曾任宝鸡宝成仪表厂技校副校长,已故)、徐步青、王学成、郭春生、董泽青、李林春(从儿童团来的,离休前任陕西岐山九九〇二厂副厂长)、薛安福(儿童团来的)等十几个人。这时,郭耀卿从西安买回了一部五尺五皮带车床和一部大立铣,还有一部小台钻等,是从米峪镇转运回来的。当工人们看到由几十个老乡光着膀子,流着汗水抬运机器的场面,简直是惊喜若狂。很快,机器安装起来了,首战告捷的是由郝文华师傅自制了一台打枪管眼和拉来复线两用的土床子。这位郝师傅为修械所后来的造枪是有大功的。他是山西平鲁人,原在阎锡山兵工厂是高级技工,太原失守后,他从老家带上家眷,途经静乐城、娄烦镇、米峪镇,到了吴家沟。此前,修械所急于造这台机器,但没有一个人会造,郝师傅一来,便义务帮助我们造成了这部机器。接着,工人们自制了一盘钳工案子和几台虎钳等工具,工房是利用的青龙庙,机、钳工在大庙里,锻工在小庙里。我们又开始工作了,任务是一边继续修枪和修配军械装备,一边开始仿造中正式七九步枪。那时候,就这 20 多个人,竟要承担造枪任务,胆子也够大的了,大家抗战杀敌的热情是多么高涨。可是,打枪管眼床子刚制成,敌人向旅部驻地——交城县水峪贯进攻,旅部当即下令,要我们将机器、工具、原料等迅速坚壁,在 24 小时内转移到距水峪镇 60 多里的一个小村庄待命。第三天,前方传来战讯,

敌人被打退了，我们又返回吴家沟。旅部考虑吴家沟作为修械所所址不够安全，让郭耀卿带领少数几个人另选新址，初步选定北距水峪贯60多里的石匠村。大家经过急行军，到了新址，刚准备开工，旅部又根据战斗的需要决定我们回到距米峪镇5华里的圪徐沟建所。我们又怀着和乡亲们依依惜别的心情，随旅部派来的部队和动员来的群众，一道把机器、工具和刚打完仗收集的坏枪，还有从前方运来的路轨等，靠人抬、牲口驮，浩浩荡荡地向圪徐沟进发。

1987年5月，我们回到阔别50年的吴家沟看望乡亲们，受到乡亲们的热烈欢迎。他们回顾了当年我们和他们的许多军民战斗情景，其中有两件事很有意义。一件是修械所的工人和他们坚壁机器时，不记得是谁出的主意，大家将机器深埋到地下，在接近地面部分，用木板盖好，然后将挖出的土回原，拢成一个大的墓堆。在墓堆上按当地风俗覆盖上送葬品，插上引魂帆和哭丧棒等物，以迷惑敌人。乡亲们对这件事还记得很清楚，传为佳话。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还讲了修械所送给他家一把日本指挥刀的故事。老人一边说，一边从箱柜中把刀拿出来让大家看，说修械所当年临转移时，把这把刀送给他父亲，再三说，这刀是我们前方战士不知死伤了多少人，才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把它留给你们，作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咱中国的罪证。要好好教育后代，让子孙们永远不忘记日军在咱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谁知道在这把刀下，倒下了咱多少善良的中国人啊！老人表示，要将他父亲传下来的这些话，永传后世。当老人介绍这些情况时，我们联想到目前日本国内少数极右分子，妄图复活军国主义，重温当年侵略中国的美梦。居安思危，牢记前车之鉴啊！

三、静乐县圪徐沟时期(1938年12月至1939年9月)

圪徐沟村，东面和南面都是大山，东可翻越交城，南则是关帝山脉，西面虽距米峪镇很近，但是在一个拐沟里，从外面看不到村子，群众住在北山下的窑洞里。在这里办工厂真是“靠山隐蔽”，一旦敌人来犯，机器一坚壁，人员一上山，安然无恙，也不怕轰炸。我们一到村

子,就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办事处、村公所、村子里都派人来问寒问暖,还带来很多慰问品。在他们的帮助下,不几天就开工了。原来在圪徐沟筹建炸弹厂的几个人也合并到修械所,他们是李学尧、王学成、王贵、王成海、任星三、史万华、李德照等。接着,从部队来了张秋风(后晋绥边区赵占魁式的劳动模范,离休前任兰州七三二三工厂副厂长)、宋树海、李森林、温兆才、张清海、董玉珍(女,离休前是宝鸡宝成仪表厂医务干部)等十来个人。以后,从办事处来了赵隆生(定襄人)、李润仁(离休前任西安水轮发电机厂党委书记),从决死四纵队来了李荫森(离休前任兰州七三二三工厂财务科长)。还成批从汾阳、孝义一带自发串联来了20多个人,他们是成珠、成玉、田光礼、张汇川、那得山、赵福成、李欣、李德纯(离休前任陕西省纺织工业公司机械处长)、阎树芬(离休前任宝鸡凌云机械厂工会主席)、阎树春、辛思恭、辛思俭、杨锡兰等,其中多数原是太原兵工厂的老工人,有很高的技术。还有部队从定襄、崞县一带动员来的王子轩(解放后曾任西北电业管理总局材料处长,已故)、王培业等十来个人,他们也是太原兵工厂的老工人,部队在他们的家乡,一说是修械所需要人,他们就很快报名,联络在一起,越过封锁线,跑几百里路到达米峪镇办事处找修械所。接着,米峪镇、娄烦镇一带的小伙子们,如赵凤岗、李拴戌、李天维、冯忠祥、冯文启、冯秉权、阎脸儿、阎补脸、景正中、李海林等20多人也参加来了。原来张家庄打大刀的郝有富、郝面青、郝掌明、郝辛未、郝守维、段月喜、傅来贵等十几个人也参加来了。在短短的两个来月,修械所的人员猛增,成了上百人的工厂,把个圪徐沟挤得满满的,只好让一部分人到距圪徐沟3里外的柴场去住。他们每天往返在乱石沟里,还不误上班。那时,人们的觉悟和纪律性多好啊!

修械所经过调整,所部工作人员(当时叫先生),成珠任工长,王培业、李荫森任工务,赵隆生任文书,李润仁任庶务,李海林是斲务员。上百人的工厂,管理人员就这么几个人,算是够精简的了!生产部门有锻工组,组长赵福成;机钳工组,组长王子华;木工组,组长徐步青;炸弹组,组长王成海、王贵。机器房、钳工房、库房,利用天主教

堂的三孔石头接口土窑(窑中央镌刻有醒目的“天主堂”三个大字)、铁匠炉分散在村内的好几个地方,炸弹组的一部分驻在距圪徐沟2里的后沟——窑庄。所部占用群众紧连工房的两孔土窑,工人们都挤住在群众腾出的窑洞里。这个仅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在各方面都给修械所以极大的支持,所部房主人韩恒增等好几家群众,硬是把自己住的窑洞让出,而他们则搬到村子附近的“避雨窑子”里迁就着住。“避雨窑子”没门窗,他们利用几根木棍一绑就是。回想起来,他们的严冬和酷暑是怎样度过的啊!即使如此,群众没有怨言。为了在敌人“扫荡”时便于隐蔽机器,我们选了所部住的窑洞,挖进四丈多深,在底下挖成凹字形,把好端端的窑洞挖成或者说是破坏成这个样子,他们也不说什么,他们打心眼里知道,为了抗战,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这点损失,算不了什么。

当时,修械所肩负着修械、造枪、造手榴弹三项任务。尽管修械摆在首位,但由于曾在太原兵工厂干过活的“大工匠”(对技术很高的工人的称呼)多,手艺高,不论什么坏枪,只要到他们手里,大都能很快修好,而且有时还得日夜赶修,以满足前方急需,就连镇上特务连、缝纫队、妇女队以及村公所、众乡亲送来的修理活儿,他们都是有求必应,使其满意而归。

这些能工巧匠,只有在造枪的过程中,才显出他们的大本事。以钳工大工匠王子华为主,组成了试制组,成员有钳工成珠、锻工赵福成、车工张汇川、木工徐步青。参加的大工匠,各工种有孙宝年、史年根、皇甫金贵、刘银河、薛安喜、王子轩、薛子成、那得山、智明远、张汇川、田光礼、郑登云等,徒弟是李林春、李培本、阎树芬、阎树春等。在十来位大工匠的带动下,全所人员怀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深仇大恨,一个个精神抖擞,废寝忘食,绞尽脑汁,用蚂蚁啃骨头的办法,在当时没有一个技术员的情况下,既没有什么设计图纸,又没有什么工艺,就用枪上拆下来的零件实样仿造。

造枪,首先要有工具、卡具、量具、模具、刀具等。这些,当时都没有,都是由车工、钳工、铣工、锻工的师傅们根据每个零件的加工方

法,需要什么工具,就制作什么。那时候,一部车床和一部铣床就算最好的设备了。要造枪,没有很高的手艺是不行的。我们当时用的量具要算6吋和12吋的钢皮尺为最高级的了,还有内外卡钳。一支枪的100多个零件,要求达到和实样一样,还要能够互换,只有凭大工匠的手艺来保证。

当时,造枪零件的原料全是同蒲路路轨,而制造工具最好的原料是锋钢(高速钢),用它改制钻头、绞刀、扩孔刀、车刀等。所用的锉刀,除少数是由敌占区通过关系搞来的外,多数是以京汉路路轨(较其它路轨质量好)为原料,由钳工师傅自己制造。他们由细锉到粗锉,由小锉到大锉,以及各种零件加工需要的各种大小形状工具,都是自己制造。总之,需要什么工具他们就制造什么,好象他们长的是万能手。

枪的大件有四个,即:枪管、接套、枪栓、护手。制作这些大件,在当时的情况下,困难是很大的,无论从材料上,还是加工上。如制造一个接套,这个活儿若在70年代,仅需将 45×45 的方钢下载料,再在一吨锻锤上打两火就成型了。可是在战争年代,全靠锻工师傅们用土铁匠炉、一个铁砧子和几把大锤来制造。他们把一条6米长的路轨拿来,先用剁斧将顶面剁去,留下底板,再经简单的计算,下一截料,然后放在土炉上烧红卷粘,用二十磅的大锤反复平打、立墩才锤打成型。又如制造子弹匣子,按要求,这个零件用立铣加工比较方便,质量上又有把握。但由于立铣只有一部,安排不过来,可任务又紧,必须按时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经研究,用手工做是可以的,于是将任务具体落实给技术比较高的薛子成。他和工人们考虑到零件比较大,壁厚差不统一、一次加工比较复杂,便把它分解成几个小件,分别加工,有的需要锻件,有的需要用铁皮弯曲,然后采用焊接办法组合成一个整体,最后,经过打磨,做到在精度上、几何形状上与原来的样式毫无二致。他们由手工代替机器的技术之高,是难以想象的。现在回忆起来,那个时候的师傅们不光有一手好技术,而且觉悟也高,叫干啥就干啥,从不挑肥拣瘦。又如用手摇钻打眼不够用,他们就仿制钉盆、钉碗匠用的塔落钻(也叫武钻)来代替,别看它土,在当时却顶大事。解

决很多问题。当然,使用这种钻子,得技术很高的人,既要保证零件质量,又要保证安全,掌握不好会伤身的。又如枪管的材料,按规定必须是好的钢材。而那时只有路轨,困难可想而知。

所有零件,经过严格把关造出后,用土法烤兰,连同用核桃木精心制造的枪柄,均认为合格了,送钳工总装配。总装后,经空包弹反复试验,认为可以试枪了,接着就转入实弹试验。而用实弹试验,则会产生镗压,就有发生危险的可能。由于枪的零件全部是用路轨加工成的,强度如何?因没有科学仪器分析化验,毫无把握,但还得试验,又要安全可靠。怎么办?大家想了个办法,即把枪绑到树叉上,用一根绳子拴住扳机,试验时,人站在比较安全的地方,直到不出问题,才拿到手上试,再经过整修,才算初步合格。然后,拿到试枪场上正式射击,验收合格入库。至此,产品才算最后完成。

为了使枪支能适应实战的要求,对安全系统定得要高一些,当时规定是连发200发子弹,我们生产的步枪,全部符合标准(当然,只能说是当时条件下的质量标准)。至此,仿制中正式七九步枪工作,从吴家沟酝酿准备,到圪徐沟正式出产品,首批7支,实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于7月间宣告成功。

枪造出后,旅长郭挺一向阎锡山作了汇报。阎锡山等认为,在当时原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是否真的?持怀疑态度。于是,旅部决定送实样到秋林。所长郭耀卿得到通知后,立即由王子华负责选送样机工作。他们从7支中挑选出2支,再一次做试枪射击,而且这次要以连打300发为标准。射击的标准提高了,说实在的,不太好的原材料制造的产品,一次要经受300发子弹的考验,此任务是艰巨的,也是要准备为此做出牺牲的,但也是光荣的,因为它要显示一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要争取阎锡山多给丁卫旅一些给养和装备。

7月的一天,试枪场上涌来了几百名男女老少,旅部军械处派来行家检查与指导,办事处和村公所来了几十个人,特务连也派入来帮助我们警戒,加上圪徐沟附近村庄来看热闹的几百群众,真是热闹非

凡。

准备工作就绪后,王子华端详并抚摸着凝结了全部智慧和汗水、精心组装的武器,满怀信心地卧倒在地,一口气连发300发,没有出现任何故障。稍事休息后,第二支的射击又开始了,连发300发,又成功了。试射完毕,在场上一片欢呼称赞声中,王子华惊喜交加,热泪盈眶。说实在的,可把小伙子累坏了,也紧张坏了,不停地射击,枪身的震动,耽心出故障的心情,制枪担子的压力,最后打靶成功的兴奋接踵而来,怎能不激动得流泪!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站都站不稳了,脸上被汗水和尘土沾污得五花八道,多少双眼睛在注视着他,打心里敬佩他,祝贺他试枪的成功。应当说,这是王子华冒着生命危险取得的。因为用不合格的材料去制造合格的枪支,其间始终存在着不安全问题。

枪支送到旅部后不久,郭挺一拿给阎锡山看了,并经试射,完全是事实,阎连说:“好,好,你的工作做得好。”但对工人們的辛勤与贡献,连提也不提。至于在军需补给上,还是照样克扣。

我们还想提到的是机器转动的动力来源和容易被人们遗忘的几位出过大力的人。40年代,敌方工厂的动力设备是蒸汽机、电动机,而我们在山沟,哪里能有发电机、电动机、蒸汽机、锅炉?但机器还得要转。工人们就用路轨制成中间方、两头圆的一根长轴,用木板合钉成直径1米、厚约200毫米的木头皮带轮为主动轮,为增加惯力,自制一个1.67米的木盘,在圆周上加了4个各重几十斤的铁块,用铁丝固定,用两个瓦架分别装到轴的两端,组合成一套用手摇为动力的传动机构,将此机构固定到埋在土里的、露出地面1米的两个木柱上,两端安上2个90度的摇把,用平皮带将此机构和5.5尺皮带车床主轴,联成一个环形整体。这部机器,一班固定4个小伙子分两班摇(如配电动机,也得两个千瓦电机)。那时,一班是10个小时,要加班就延长时间。师傅们一上班做活,就叫小伙子们摇起来。这个用人做动力的办法,当时还是比较简单方便,上马快,比用电动机还安全,机器出了事故,它可以自动停机,因为动力是人。摇轮子的人是很辛